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袁霞 著
韦清琦 审校

欧美
生态文学研究
丛书



学林出版社

厦门大学
“211工程”三期项目成果



欧美
生态文学研究
丛书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袁霞 著
韦清琦 审校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袁霞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11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王诺主编)
ISBN 978-7-5486-0096-1

I. ①生... II. ①袁... III. ①阿特伍德, M. —文学研究 IV. ①I71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5623号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作者——袁霞
审校——韦清琦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25
字数——25万
版次——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86-0096-1/I·21
定价——25.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曾繁仁 鲁枢元 Scott Slovic

主 编：王 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者和兼职教授

王 诺 韦清琦 李美华 华 海 朱 梅

刘 蓓 诗哲魂 周湘鲁 夏光武 袁 霞

程相占 Lars Kaempfer

总序：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 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王 诺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是由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学术专著。这套丛书计划出版欧美生态文学研究概论、西方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发展概述以及重要生态文学家专论等一批著作。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是目前我国高校唯一的专门研究外国生态文学的学术团队，组建于2004年，依托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生态文明研究平台”、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由三十余名教师和研究生组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对这个研究团队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厦门大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和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项目资助了这套丛书的出版，项目的负责人是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博士。

从1998年开始，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成员就致力于与外国生态文学相关的研究，在《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里，以一章、六万多字的篇幅研究了“外国文学中的人与自然”问题。2002年，本团队成员在国内学界首次发表论文全面评介西方的生态批评（《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2003年，本团队的第一本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也是我国学界的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研究团队正式成立之后,将主要的研究方向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欧美主要语种、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的系统介绍;一是对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前者已经完成了《英国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和《俄罗斯生态文学》,同时正在编写“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和《德语生态文学》、《法国生态文学》;后者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有《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斯奈德生态诗研究》、《生态文学先驱梭罗研究》、《杰弗斯生态诗研究》、《生态视角的艾丽丝·沃克研究》、《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琳达·霍根》、《生态视角的堂·德里罗研究》和《圣经》文学的生态角度研究、利奥波德研究、卡森研究、艾比研究、迪拉德研究、贝里研究等。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高度重视对生态哲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本团队成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学术月刊》、《外国文学评论》、《文史哲》、《南京大学学报》、《跨文化对话》等刊物发表了七十多篇论文,承担了“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等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课题,正在撰写欧美生态批评史,并对主要的西方生态批评家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对生态批评的基本思想、主要术语和批评规范进行了系统的探讨。2004年,在国内首次倡导并论证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辩》)。2005年,在国内首次对“唯发展主义”提出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2006年,在国内首次全面论述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并首次批判“科技至上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2008年,在国内首次界定“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欧美生态批评》和《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并首次区分“生态”和“环境”这两个术语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思想基础(《欧美生态批评》),首次提出并论证生态审美的主要原则(《欧美生态批评》)。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已经被这一领域的学者公认为生态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团队的代表性和标志性成果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引用,《欧美生态文学》是目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领域



总 序

里引用率最高的学术专著,是国内许多重点大学博士生、硕士生进行此领域研究的首选参考文献之一。《读书》、《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比较文学》、《中国青年报》等刊物发表书评或书讯,称《欧美生态文学》一书的“意义既在于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文学批评确立准绳,也在于为整个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光明日报》2004年6月23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乐黛云指出,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区分,指出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只是以人类为中心保护环境。这无疑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跨文化对话》第26辑“卷首语”)。中国著名生态儒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指出“厦大生态文学团队已做出了极重要的成果和贡献”,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极有价值,必将推动生态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他特别对本团队负责人说:“你们的工作值得尊敬!”本团队主要成果《生态整体主义辩》一文被选为全国重点高中大联考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分析范文。淡江大学英文系(台湾生态批评重镇)主任黄逸民教授称本团队乃大陆生态批评的南方之强。美国学者斯洛维克教授在其论文中引用并评论本团队学者对“生态文学”的界定。生态批评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聘请本团队学术带头人为该刊编委(中国唯一编委)。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始终重视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本团队的所有学者均有在国外著名大学留学或访学一年以上的经历,团队学者前往哈佛大学(三人)、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内华达大学(二人)、俄克拉荷马大学、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高校学习交流,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近几年来,先后有美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前来访问。2006年,儒学研究生态转向的首倡者、世界著名的儒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访问本

团队,与我团队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具体指导本团队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同年,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会会长、《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主编、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斯洛维克专程来到厦门大学,同本团队的教授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学术对话。对话的压缩版发表于《读书》杂志 2006 年第 11 期,全文收入团队学者的专著《生态与心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2009 年,斯洛维克教授再度来访本团队。在为期 6 天的交流过程中,斯洛维克与本团队成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直接参与本团队的教学,具体指导研究生的研究,并与本团队成员一起进行生态保护区田野调查。此外,团队学者还先后前往美国、法国、土耳其、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团队的学生还与美国内华达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交流。

厦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既是一个研究团队,也是一个教学团队。我们非常重视生态文学的教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招收了七届、30 名以外国生态文学为方向的研究生。团队成立几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十几位硕士,高质量地完成了十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三篇将作为学术专著出版。团队的学生成员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6 篇,发表其他生态批评文章 27 篇。团队向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输送了好几位优秀研究生,以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继续深造。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特别重视全面占有和把握第一手的原文资料。在英语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方面,本团队拥有的原文资料在国内学界堪称最新最全。本团队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除生态文学史的概述之外,所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无论是教授的科研还是研究生的研究,基本的前提都是阅读和研究原文作品和原文参考文献。即便是硕士研究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学位论文都不能通过。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外国生态文学作品和生态批评专著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还因为我们在教



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现有的外国生态文学译本存在大量的误译。在迄今已开设了六轮的硕士课程“英语生态文学原著细读与翻译”上,本团队的教授和研究生对照原文细读了几乎所有的英语生态文学作品中译本,找出了大量的问题。问题不仅出在英文水平和翻译技巧上,而且出在译者的生态思想积累不足上,这便导致了译者不能充分理解和准确传达作品的生态思想蕴涵。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进行互动式教学与研究。为了增强教授学者之间以及他们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我们开设了“厦大生态文学团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ecoliteratureatXD>)。每个研究者和研究生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读书感受发表在这个博客上,同时对别人的博文进行评论或质疑。利用博客这个不占用物质空间、耗费资源很少的绿色虚拟空间,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相长,而且使团队聘请国内著名生态思想家、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研究者担任网上教学的兼职教授成为可能。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积极参与生态保护活动,努力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对海湾淤积、污水治理、垃圾处理、室内污染、饮用水达标工程等生态保护项目进行了实地调查,先后对福建省天竺山、梅花山、武夷山等自然保护区,山东省泰山、崂山自然保护区,海南省尖峰岭热带雨林,广东清远观音山自然保护区,新疆罗布泊、伊犁、喀纳斯自然保护区,贵州省荔波喀斯特自然保护区,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化治理和生态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开展了“地球一小时”等生态保护宣传活动。团队成员发表文章、举办讲座、提交提案、撰写调研报告,揭示生态危机真相,提出生态修复和保护建议。团队还开展了海峡西岸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研究,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影响。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把生态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出版这套丛书,主要还不是出于纯学术的考虑,而是出于对我国和整个生态危机的忧虑和为缓解生态危机做出贡献的责任感。

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在生态文明日益受到人类重视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必须变革人类的思想文化。许多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思想家都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不是工业、不是技术,那些都是表层原因,真正的深层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①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②

正因为如此,生态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以生态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作为指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了生态的危机,进而促进人类的思想文化变革。只有改变人类根深蒂固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思想文化,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观、科技至上观等导致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发展观、与自然和谐相处观、人格完

^① 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PMLA* 114. 5 (Oct. 1999): p. 1098.

^②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



善动力观、绿色科技观,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才可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

美国高校第一个获得文学与环境研究教授席位的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指出:“当前的环境问题大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换句话说,它们是文化的副产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文学研究者大有作为。文学研究者的生态使命与他们的专业和专长密切相关。他们要做的主要不是用业余时间参加具体的环保活动,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通过文学批评探讨“文学究竟通过那些途径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并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文学及文学研究能为缓解生态危机发挥什么作用。“文学学者擅长于追问价值、意义、传统、观察点和语言”^①,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但却能够为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做出贡献,为构建生态文明做出贡献。

正因为如此,与20世纪以来多数文学研究流派和批评流派不一样,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文学研究内部,不是来自研究者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的逼促和强迫。生态文学研究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学者们内在的生态责任、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文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生态批评的元老之一、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格伦·洛夫在其

^①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xxi, xix, xxii.

专著《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态学与环境》(2003)里指出，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生发于对现实的生态危机的忧虑，生发于教授学者们对消除生态危机这一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的介入冲动。因为，“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教师、学者和公民都应当为现实世界付出努力”^①。

英国的生态文学研究权威学者乔纳森·贝特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②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连同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研究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

生态批评的首倡者密克尔指出：“文学究竟是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地球生活的一种创造行为，还是使我们与之疏远的行为？从无情的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角度看，文学究竟是有助于我们的幸存，还是加速了我们的灭绝？”^③人类的文学要为生态危机负责，它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反生态文学的延续就意味着生态灾难的延续。文学家和批评家必须通过改造文学来结束对自然的犯罪并且赎罪。生态文学及其研究是一种救赎性行动。

格罗特费尔蒂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许多人都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却发现我们处于两难境地。我们的性格和才能使我们置身于文学系，然而，在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之时，再像通常那样工作就显得没有良知和轻薄了。如果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我

①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p. 10, 7.

②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③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Literary Ecology and A Play Ethic*, Third Editio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p. 4.



总 序

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①生态危机的确使我们的许多思想和学术探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了。“危机”是什么?危机是一个很重的词,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向万丈深渊。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即将摔下万丈深渊,他还在振振有词地探讨一些深奥莫测的无关生态甚至反生态的哲学问题或文学问题,这难道不滑稽吗?在一艘出现严重故障的宇宙飞船上,如果宇航员还愤愤不平地进行名分之争或流派之争,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们如果不能成为出路的一部分,我们就注定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应当也必须有助于地球和人类的幸存,而绝对不能成为加速其灭绝的思想文化动力。生态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专业、一个学科分支,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它更是一种救赎行动——拯救地球和自我拯救的行动!

(王诺博士,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带头人、教授)

^①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xx - xxi.

前 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当今世界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曾几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50多部文学作品,有小说、论著、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它们涉及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敏感话题,如对男性和女性之间关系的考察,对加拿大民族身份问题的探讨,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生态的关怀等。阿特伍德不仅是文学界的泰斗,她还利用自己的声望为各类人道主义组织出谋划策,做出了很多贡献:她是国际大赦组织的成员,担任过国际笔会加拿大分会的领导职务,还积极参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可以说,阿特伍德的生活态度培养了她的文学理念,而她又是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她书房外的世界与她书中的天地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作为加拿大的“文学女王”,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设立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协会”(Margaret Atwood Society),该协会自1984年以来定期出版时事通讯《阿特伍德文集》,从2007年起,时事通讯改为定期杂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argaret Atwood Studies)。有关阿特伍德的国际或国内研讨会也经常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召开。迄今为止,关于阿特伍德的研究成果可谓卷帙浩繁,它们为读者了解阿特伍德的作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对阿特伍德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学界中,对阿特伍德的研究在她的诗集《圆圈游戏》(The Circle Game)获得1967年总督奖后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它们多以论

文或短论的形式零星地散布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真正以文集的方式出现还是在1977年。为了庆祝《圆圈游戏》获奖10周年,《马拉哈评论》(*The Malahat Review*)于该年出版了首部关于阿特伍德的专题论文集。^①该书由琳达·桑德勒(Linda Sandler)任主编,撰稿人囊括了著名的加拿大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这部文集探讨了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主题,比如阿特伍德与加拿大文学传统的关系、对荒野的迷恋和对自然的关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神话元素等。其中不少论文将她与北美新女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有几篇文章在评论她的小说时注意到了她重述神话的叙事技巧,以及她使用某个“偏离常规的观察者(derailed observer)”作为主要叙事声音的策略。阿特伍德那“斯威夫特式”的嘲讽成为了她的加拿大性(Canadianness)的标志,她的作品被视为“一面面镜子,几乎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②。有些论文还预见到了后来出现的对阿特伍德后现代思想的批评,比如对《预言夫人》(*Lady Oracle*)中的样式杂交性(generic hybridity)的评论。总的说来,这部文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后来的阿特伍德批评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有四部重要的论集问世。1981年,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和凯西·戴维森(Cathy Davidson)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艺术:批评杂记》(*The Art of Margaret Atwood: Essays in Criticism*)出版。这部文集继续探讨了《马拉哈评论》所关注的话题:阿特伍德的加拿大性、女性主义以及从女性的角度对神话故事的修正等。其中不少论文强调了阿特伍德的文学性和互文性,有些采用了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神话批评和浪漫主义视角,还有的则与女性文学传统有关,探讨了阿特伍德所

① 这本论文集的名字为《马拉哈评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专题论文集》(*The Malahat Review: Margaret Atwood: A Symposium*)。

② Linda Sandler, Preface, *Margaret Atwood: A Symposium*, ed. Linda Sandler, *The Malahat Review* 41 (January 1997): p. 5.



前 言

重塑的喀耳刻(Circle)和欧绿狄刻(Eurydice)等女性人物形象,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转变和女性力量方面。1983年,谢里尔·格雷丝(Sherrill Grace)和洛林·韦尔(Lorraine Weir)主编的论文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语言、文本和体系》(*Margaret Atwood: Language, Text, and System*)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新的批评理论的影响。格雷丝对阿特伍德“体系”的连贯性表示了赞同,她一方面确认了二元对立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证实了阿特伍德如何解构这种双重性,如文化/自然、男性/女性等,同时寻求“第三条道路,走出她的体系所反抗的那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之外”^①。以利·门德尔(Eli Mandel)的论文“阿特伍德的诗学策略”(“Atwood’s Poetic Politics”)是其中最具解构特征的,他指出,阿特伍德的创作超越了任何体系的局限,而且“阿特伍德”或许是读者通过想像创造出的人物,是“为了满足已经出现的文化需求。女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文学女巫师、神话诗人、讽刺作家、批评理论的设计师”^②。1985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发行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对阿特伍德的研究急剧升温。朱迪思·麦考姆斯(Judith McCombs)于1988年出版的文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Margaret Atwood*)是对1987年之前有关阿特伍德批评的回顾,书中收集的论文主要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报刊杂志。麦考姆斯在“引言”中分析了阿特伍德研究的批评趋势,并且针对阿特伍德主要文本的一些争论进行了总结,还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从语言、形式、结构、后现代和手稿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少于主题和样式批评),但毫

① Sherrill E Grace, “Articulating the ‘Space Between’: Atwood’s Untold Stories and Fresh Beginnings,” in Sherrill E Grace and Lorraine Weir, eds., *Margaret Atwood: Language, Text, and System*.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3, pp. 1 - 16.

② Eli Mandel, “Atwood’s Poetic Politics,” in *Margaret Atwood: Language, Text, and System*. pp. 53 - 56.

无疑问这方面会得到加强。”^①1988年底,凯思琳·范·斯潘克仁(Kathryn Van Spanckeren)和简·加登·卡斯特罗(Jan Garden Castro)主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幻想和形式》(*Margaret Atwood: Vision and Forms*)问世,两位主编都是美国人,长期从事阿特伍德研究,卡斯特罗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协会”的创始人,斯潘克仁是“阿特伍德时事通讯”的第一任主编,两人的合作旨在将阿特伍德介绍给广大美国读者。文集以阿特伍德自传性的前言开始,讲述了她对美国的一些个人观点,又以对阿特伍德的采访结束,其中有她对美加关系的独特见解。从整部文集来看,批评家们首次对阿特伍德的小说和论著给予了比诗歌更多的关注,而另一创新之处在于莎伦·罗斯·威尔逊(Sharon Rose Wilson)对阿特伍德视觉艺术的探讨,其中配了八个版面的阿特伍德水彩画插图。

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两部重要的文集。1994年,科林·尼科尔森(Colin Nicholson)主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作和主体性:新评论》(*Margaret Atwood: Writing and Subjectivity: New Critical Essays*)是第一部在英国出版的有关阿特伍德的评论集,包括了北美及英国和欧洲批评家在内的论文,而且该文集是从后殖民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主义和美加关系的背景出发来讨论阿特伍德的加拿大性,因而具有与以往论集不同的特色。在《浮现》(*Surfacing*)和《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以下简称《幸存》)出版20年后,人们开始把它们看作是反对殖民思想倾向的文本:“《幸存》为许多最近对文学主观性——无论是印度、非洲、加勒比还是澳大利亚——的后殖民表征的理论化提供了参照。”^②另外,阿特伍德“持续的历史相

① Judith McCombs, “Introduction,” in Judith McCombs, ed., *Critical Essays on Margaret Atwood*. Boston, Mass.: G. K. Hall, 1988, pp. 1-28.

② Colin Nicholson, “Introduction,” in Colin Nicholson, ed., *Margaret Atwood: Writing and Subjectivity: New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1-10.